为何“海归”难扎根

⊙何徂

如果我们承认在经济社会成功的标志首先是“利”,即赚钱的话,那么这次我回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国内只要坚持在某一行做下去的人几乎无一不成功的。因为中国经济是在一个UP TREND(上升趋势)中,乘势而上胜算极大。而我们当年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人现在回国却“气短”得很,环顾左右,“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也不少见。

老外全是打工仔

不要抱怨种族歧视。记得儿时有首儿歌(念出来绝对得罪人的,因为里面透着愚蠢的傲慢):“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西咪西炒咸菜。”因为上海话不会讲,只能去做“炒咸菜”的勾当。同是中国人尚且如此,假如你在国外而“外国闲话讲勿来”,你能叫跟你交流都有问题的老外对你一视同仁吗?我朋友告诉我,他没想到连大名鼎鼎的李文和博士英语也那么磕磕碰碰。可见说“外国语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这话的老人家是有体会的,而且还要有些天赋。

那天我去Dufflin Mall,路过Bloor西街韩国人区,想起了一位老年韩国朋友对我讲的故事。那朋友用他那韩式英语告诉我,韩国人区那些店的老板都是在韩战后陆续来北美的,当时他们是韩国的经济中坚,个个腰缠万贯。现在他们的晚近后辈都成了跨国集团的CEO和商界巨子,而他们却还守着一爿“烟纸店”聊以糊口。他说你们现在不回去将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

顺便说个离题故事,我一年前在襄阳路市场(现已拆除)买了一副太阳镜,是Orkley牌的(当然是假冒的),店主开价60元。正好有个老美来买眼镜,我帮店主当了回翻译,推销了他三副眼镜。店主一时高兴说:“我有你这么好英语,一年不知要多赚多少钱。这样吧,这副眼镜我进价10块,给你20。”我说:“哪天我混不下去了就来你这儿打工。”他说:“我们合伙做好吗?”看来他是认真的。在Dufflin Mall我正好看到这一品牌的专柜,一看吓我一跳——都是160加元以上的。我拿出自己的问老板:“我这副要多少钱?”他拿过去看了看说200加元。用时下国内小青年的话说——晕!其实,假作真时真亦假,连老板也不辨真假,难怪那位老美一下买三副。

有些朋友以为子女在国外受教育还是值得的。可要知道,你的子女无非英语好一点,要是回国发展也不见得有多大竞争力。我在“官邸”迪斯科舞厅竟发现很少有人说中文。有些小青年说的英文一听就是地道的北美口音。那夜我正巧还碰到阔别多年的以前我公司秘书小单,她在英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在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工作。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在主管的带领下尽情享受。

在花园里她向她的同伴们介绍说:“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位老板”。还好灯光暗,不然她们会看到一张大红脸——如果我这个老板当得好,小单也不会另谋高就。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欧美就是在澳洲获得学位回来的。

有个朋友说十年前见到的老外全是老板,现在见到的老外全是打工仔。我想也许等你的孩子学成再回国发展,那时恐怕很难摆脱“海待”的命运了。再说在国内学英语的条件并不差,单单在上海由外国人办的英语学校就有3000家。最后终有一天教的人比学的人还多,就像多伦多的汉语教育市场一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外皆然,很难幸免。就连我在多伦多当教士的朋友也托我在上海找教英语的工作。

看官一定会质问,既然上海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继续在上海发展。接下来谈谈国内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限制了我们公司的发展。同时由于我自身的原因,使我不得不“止损出局”,鸣金拔寨。

我为什么止损出局,撤离上海

在电视中看到电视记者用掩藏着的摄像机拍下了一组不法奸商给牛注水的镜头。注水者说:“不是吹牛,这方圆几百里找不到我这水平的。打的位置不好牛当场死,打三十斤水可不容易”。镜头里的牛肚子看着鼓了起来,牛眼痛苦地淌着泪,牛最后訇然倒下……

给猪牛注水已经不是新闻了,有的为了注过水的猪牛肉好看,还加注胶水和尿酸。为富不仁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火腿泡在敌敌畏里防生蛆,蜜饯饼干以过量的防腐剂防霉变,黄鳝吃避孕药以促生长……不一而足。看到这样那样的报道你简直不敢开口吃东西。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仅是没有诚信,而且是根本不畏天命。

有些事在稍有良知的人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但在一切向钱看的人们眼里却合情合理。我想没有宗教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如果给牛注水的人稍有一点宗教心理甚或有点迷信,他可能会因为害怕因果报应而收手。三十斤水固然给他带来了不义之财,但他会因此而担心牛头马面找上门给他套上链子,或下一世转投牛胎……

“礼崩乐坏”——过去的信仰打破了,新的信仰没有建立。这是个信仰真空时代。从上到下无一例外。

另一组镜头是湖南嘉禾株连九族的拆迁事件:书记赤膊上阵,叫骂:谁挡我一程,我灭他九族。原来该书记的政绩工程遇到了钉子户,钉子户的亲族不是下岗就是开除公职。有的亲戚哭诉着说为了避祸甚至离婚,以保身家。后来此书记被温总理点名通报,这一强行拆迁也被叫了停。这些都是揭出来的,相信还有许多没有揭露出来的。看了这些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些年经济是上去了,如果发展经济是以伦理道德的倒退为代价的话,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在上海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注册一家公司那么烦难,一家这么小的公司,各种IC卡、证书、执照、文本、图章、数不清的塑料本本装了满满一抽屉。说实话,我看中国公司未见得管理得比加拿大好,而加拿大的公司只有几张纸。在上海每年不仅要花几千块钱请会计公司做年检,还要认购各种规定的政策法规。今年就搭配了一本《总经理必读》,要了我190元。据说此书是由北京某个有背景的公司印制的,等于是变相摊派。我们以网上咨询和交易为主业,但我们没办法登陆一些国际基本的资讯网,比如CBS Market。

我们的操作室要收看CNBC,这是搞咨询的起码信息来源。于是买了卫星天线,刚想装,就有“帮拆队”上门说现在不允许私人装卫星接收器,说是影响市容。我说我们是外资公司,他们说必须申请核准。于是我们找区有关部门,结果城管办与信息办互相推诿。我说既然怕天线影响市容,那我装在阳台里不就好了嘛。他们说还是不行,那我说:“那就不是市容的问题了,是阻断分享信息权利的问题了。”不料那负责人说:“你去告好了,告到国务院最好。”于是几千块钱买的卫星接收器还放在箱子里。有人说,你装好了,既成事实他们也不管的。但我总想讨个说法,想安安生生不是偷偷摸摸做一件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外松内紧”。

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银行问题。在加拿大如果你想开一个公司账户,那银行会高兴得不得了,并盯着你开。但在上海你要开个公司外汇账户真是难上加难,要到外管局去批,而且要合同。而个人账户不管人民币还是外币又都没有支票的。一张MONEY ORDER到上海还要HOLD一个月才能兑现。

看着银行职员在那儿填一大堆单据,你不禁会问,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银行系统吗?当然从表面看银行是相当现代化的,尤其在浦东发展银行的大厅,你会觉得全世界没有一家银行的大厅有它那么富丽堂皇。这儿原是上海市政府办公楼,解放前是汇丰银行的总部。但汇丰没能买回这幢楼,浦发银行却出了三亿美金的高价将其买下,并用一亿多人民币装修了营业大厅。不久浦发银行股票上市,一下子把二十几亿人民币(三亿美金)收回了。

但骨子里,中国的银行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坏呆账高企不说,更可怕的是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中国的银行就是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的人民币就是不能走自由兑换一途,且言之凿凿,振振有词。他们认为一旦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难保不发生金融风暴,甚至大厦倾于一旦。我们希望国家稳定,我们宁愿自己的公司无法开展业务,也不愿看到因为中国的银行和外汇系统与国际接轨而影响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前程。

我们在虹桥仲盛金融中心的办公室租期到了。我决定不再续约,而移师北美。朋友们觉得可惜了,特别是我们公司在上海曾有过辉煌,许多媒体包括中央台都报道过。但我已养成了“止损”的习惯,停损出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之道。

还有件促使我回师北美的事。我在南京表弟工作的医院体检时发现尿酸奇高。原来我在加拿大得的关节炎,其实并不是寒冷而是尿酸引起的。在国内难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殊不知海鲜、动物内脏、豆制品以及啤酒的嘌呤极高,而我身体内缺少一种酶去分解,也算是个不治之症。已是肾科专家的表弟警告说,再这么下去有危险的。于是决定从此告别美食,回多伦多过清淡的生活以求平安——这是个例,不足为训。

■财富漫谈

雾里看花说消息

⊙张晓晖

跟着消息做股票的人不少,有赚钱的,有赔钱的;消息有真的,有假的;还有半真不假、先假后真、先真后假的,但总的来说,听消息炒股票的,还是赔钱的人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赔钱呢?大概是因为传来传去的消息有一些很神奇的规律:

您不信的消息都是真的。某股据说要涨几倍,只要您没买,果然一骑绝尘,向天而去,您只能望着上涨的一路烟尘追悔莫及;而当您相信消息的时候,消息却不真了,等您割肉出来了,消息又管用了,股价又开始上涨;

您建仓的消息都是假的,没有建仓的消息反而是真的;您建重仓的消息是假的,而建仓很轻的消息倒是真的;

神奇的规律就这样和人捉迷藏,好的消息让人抓都抓不住,坏消息让人躲都躲不开。据说,消息都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放出来的,但说这话的往往是没赚到钱的,所以这话也有些绝对。

完全不信消息,行不行?也行,自己从报刊杂志上去摸索,根据技术图形去寻找,根据基本面去筛选,也好。俗话说,辛苦钱,万万年。自己研究的东西自己才心中有数,而心中有数才能心中有底。

但真的不听消息,一般人恐怕是做不到的,消息的诱惑太大了。何况,把耳朵塞起来也不明智,有消息为什么不用呢?关键是如何对待消息。

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把“消息”变成“信息”,变成您能够“相信的消息”。具体地说,根据消息做股票有几个窍门:

首先,先辨别消息是不是“靠谱”,向上涨一倍或50%的消息或许可以考虑,上涨10倍或者能涨到一百块的消息直接就扔了,因为太不靠谱了;

其次,用眼打量一下当时的股价,先分析一下这个价位上能不能买。比如,股价连续十个涨停板,以前买不上,现在涨停板打开了,能买上了,这时候消息也来了。这就要想想了,怎么这么巧?是不是拿咱当冤大头呢?或许后面封上涨停板还有一些上涨空间,但这种刀口舔血的买卖不做也罢。孔夫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然后,要分析一下企业的基本面,由此辨别一下消息的真假,评估一下风险—收益比,看看是不是上算,不上算的事儿不做;听了消息之后,先观察股价,如果股价一路下跌,仔细分析辨别确认是“便宜柴禾”,那就不妨买一点。

最后,设定止损价。这很重要,未思进,先思退,不能为了博一个虚无缥缈的消息把老本损失了。听消息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击必中,如果一击不中,就要力争全身而退。

总之,根据消息做股票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案头功课做好,只有先做好功课,才能进入操作阶段。

进入操作阶段之后,弹性就大多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方法。但最关键的是建仓,建仓的时候应该明确几个问题:

建多少仓位?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很有把握的消息,仓位应该不超过20%,先设定这个刚性线,等于建立了安全的防火墙,不至于越跌越补,最后补仓补红了眼,导致全线套牢。当然,根据消息所建的仓位,没有一定的限制,我想最根本的限制应该是让您能舒服、能够心灵平静、能够睡得着觉的比例。

怎样建仓?建仓应该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大致上分三步走,试探性建仓,先建计划仓位的20%,等股价走好之后进行中继性建仓,为计划仓位的30%,然后不再急于建仓,看股价是否走好,等到股价突破之后,进行追加性建仓,为计划仓位的50%,千万不能一口吃饱,一口吃饱往往导致当天套牢。

怎样守仓?守仓是关键,拿不住也赚不了钱。守仓的时候关注两件事儿:一是股价是否破止损价,二是基本面是否发生恶化,有时候基本面恶化就知道消息的真伪了。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就稳定守仓,既然听了消息,就不要轻易疑神疑鬼。

话说回来,听消息的时候还是要有选择,尽可能听好孩子的消息,少听坏孩子的消息,比如某某蓝筹可能整体上市,不妨仔细考虑一下;如果是某垃圾股可能重组,就要慎重了,咸鱼翻身的事儿不是没有,但一百条咸鱼不见得有一条能翻身。

听消息的时候,选择很重要。一句话:宁可错过,不可做错。

丁福保生财有道

⊙张春岭

提起丁福保,搞钱币收藏的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编著的《古泉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以来,多次重印,是玩古钱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我迷恋于钱币收藏时,曾跑遍附近大大小小的书店,但都没有买到,后来央亲托友从北京邮回来一套,才算满足了心愿。印象最深的,是这两部书对古钱级别的审定。每每遇到古钱,都有普币易得、珍品难求的感触。物以稀为贵是收藏界的铁律,普通钱币因为多得随处可见,便不受人们的重视。

近读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书中记载丁福保和陈存仁利用人们都看不上眼的普通钱币,编制“泉品宝鉴”,从中获利丰厚的轶事,不能不佩服丁氏眼光独到,生财有方。

陈存仁是丁福保为编纂《古泉大辞典》聘用的工作人员。《古泉大辞典》出版以后,丁福保在钱币收藏界名声大振,前来请求鉴别、商购古泉的络绎不绝。丁和陈在讨论投资经营时,觉得投资普币有市场,将古钱币汇集成册,一册在手,历代古泉尽呈眼前,正可满足人们求全的心理,于是便开始行动。

他们先在上海五马路的古玩摊点收藏古钱。由丁福保出面,对经营古钱的人说,有一位陈先生收购古钱,不论钱币是大路货还是珍稀品,一古脑全包,但价钱要合适。当时铜价每斤五角二分,摊点老板只要求依铜价加倍,双方同意后,整个摊点的古钱币便全部售给了陈存仁。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营古钱币的都主动找上门,将钱币卖给他们。他们又托人在北平、西安大量收购古钱。结果,丁福保家中的古钱成筐成箩,数以担计。

丁氏将收购回来的古泉,按照朝代钱名,挑出品相好的,每品选一枚,用红丝线缝在一张一张的红丝绒底版上,对于其中所缺的珍稀品或量少者,以翻砂法复制然后做旧,补充在古泉集中,并说明是仿品。又将若干真泉镀上真金(鎏金币),编入集中,再附上品名及一本详细说明,每一古泉集共廿四大张红绒底版,分别盛于订制的紫檀木锦盒中,定名为“泉品宝鉴”。紫檀木锦盒面上的“泉品宝鉴”四字,用石绿填上颜色,看上去典雅高贵,让人心动。

接下来便开始推销。丁福保将《泉品宝鉴》在五马路的古玩店寄售,每套定价240块银元。当年上海一位小学教师的工资是每月30块银元,一块银元可兑换100个铜元。街头挑担子卖馄饨的,一碗才10个铜元,他们收购时每斤才一块多,获利的丰厚,可想而知。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泉品宝鉴》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第一批12套,三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以后每隔两月,就推出10套,并事先声明,只是有限度地供应,结果每次都被全部抢购。

丁福保打算将这套“泉品宝鉴”向外国博物馆推销,陈存仁建议丁氏先向各国驻上海领事馆赠送《古泉大辞典》一部,并向各领事函询他们国内的博物馆数目及地址,计划每一博物馆也赠送一部《古泉大辞典》。于是,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分布情况及地址便马上了解得一清二楚。丁福保向这四、五百家博物馆赠送《古泉大辞典》,并附上订单,每册售价400块银元。1951年,定居香港的陈存仁游览大英博物馆时,还见到该馆展出的《泉品宝鉴》。但丁福保一共售出多少套,就无人得知了。

从无人看重的普通钱币上发现商机,精美的商品包装和巧妙的推销策略,使丁福保这一笔生意赚得钵满盆盈。

去年11月29日中国新闻网、安徽市场报报道:闫集镇政府三届镇领导吃喝打下130张共计17.4万元的欠条,105岁老人刘庆宇在讨要数年后得到了暂定每年还一千元的一份还款计划,还清欠款需要170年,老人需活到两三百岁。 图 许青天